



沂山上跌落的河

张希良



钩沉逸事

老舍幽默谈创作：“不信也罢”

温言

德县路27号，青岛第七中学，圣功女子中学旧址。对面的天主教堂里，响起了报时的钟声，几名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过，路边的长椅上，三两位女孩正在分享彼此手机里的杰作。

祥和，温馨。

这是一所名校，曾经邀请著名作家老舍来演讲，也曾吸引过茅盾的目光。

一切从学校的一名女校长开启。

圣功女子中学于1931年9月14日正式开学，第一任校长林黄倩英，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，归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。在她的大力推动之下，青岛圣功女子中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，开设了文学、美术和算学等多门学科。然而，1933年夏，她突然辞职，离开了学校。此时正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的周铭洗，走马上任，被聘为新一任校长。周铭洗(1904年~1996年)出生于湖南湘潭，家族世代官宦，其父周大烈早年与陈叔通、姚华一起留学日本，清末为吉林民政厅长，曾为陈寅恪家的私塾教师。

周铭洗与六姐周俟松关系亲密，周俟松是作家许地山的妻子，而许地山与老舍是挚友，早在英国留学时两人便有密切来往，老舍走上写作的道路，多多少少也受到了好友的影响。基于这层关系，圣功女子中学的校歌是许地山创作的，老舍也为圣功女子中学做过专门的演讲。

那是1934年的10月，老舍应周铭洗邀请赴青岛圣功女子中学作了题为《我的创作经验》的报告。演讲中，老舍式幽默尽现：“我敬爱学问，可是学问老不自动地搬到我的脑子里来住；科学实验室，哼，没进去过。我只好说经验。”

“格外的自谦是用不着的，可是板着脸吹自己也怪难为情。我希望只说‘什么’，不说‘怎样’。不过万一我说走了嘴，而谈到我的创作怎样得好，请你别忘了这个——不信也罢！”

“在我幼年时候，我自己并没发现，别人也没看出，我有点作文的本事。真的，为作不好文章而挨竹板子倒是不断遇到的事。”

“我的中学是师范学校。师范学校的功课虽与中学差不多，可是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。我对几何代数和英文好像天生有仇。别人演题或记单词的时节，我总是读古文。我也读诗，而且学着作诗，甚至于作赋。我记了不少的典故。可惜我那些诗都丢了，要是还存着的话，我一定把它们打印出来！看谁不顺眼，或者谁看我不顺眼，就送谁一本，好把他气死。诗这种东西是可以使人飞起来，也可以把人气死。”(刊登于1934年12月15日《斗牛》第一卷第四期Life生活)

因为这样的机缘，他们两家的友谊更加牢固，在周铭洗九十寿辰之际，胡絜青还给她作画祝贺。

老舍与许地山的出现可谓为圣功女子中学挣足了面子，然而周铭洗任校长之职的时间不长，关于她的记载并不多，但有迹象表明卸任后她仍在圣功，先后担任教导主任、英语老师一职。

英语是圣功女子中学的特色，因为有外教，也有周铭洗。到底有多有名呢？就连上海的茅盾都打算让女儿沈霞到这里来读书。因为“他认为上海中学风气不好，听说青岛圣功女子中学不错，尤其英文教学很好”。说话的是端木蕻良，那一年是1937年，端木蕻良因为写作操劳，心力交瘁，好友茅盾劝他出去散散心，给他推荐的地点是青岛。当然，茅盾是有私心的，让他顺便为女儿沈霞打探一下圣功女子中学的情况。

然而，1937年7月7日，端木蕻良“奉命”来到青岛那一天，爆发了卢沟桥事变，青岛人惶惶，“我到青岛那天是很容易记的，刚好是卢沟桥事变那天。从南方各大都市到那儿避暑的刚刚都快来了，顶迟的几班也都在那几天懒懒地登路了。这又忙着回南，回到汉口、牯岭、莫干山、上海。因为青岛的的确是没有租界的。”“我到青岛的那天，也是青岛人士向外逃难的第一天”，“收到沈先生催我回去的信，心情颇为忧郁，心想等肥城的桃子熟了再走不迟。日本兵天天有登陆的消息传来。限24小时答复。后海沿开来军舰七艘，在崂山抛锚了。龙口打起来了……”

战争让茅盾的愿望落空。同时，也证实了圣功女子中学的声名已经流传到了中国其他城市，包括上海。

我的生命，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与河流缠绕不休。那蜿蜒的水脉，如同大地清晰的脉络，也如同我命运摊开的掌纹，清晰地显示着来处与归途。生命的起点深嵌在鲁中大地葱茏的怀抱里，更确切地说，是依偎在汶河温润的臂弯之中。汶河上游，沂山苍莽的东麓，离沂山十几公里外，便是烟波浩渺的仙月湖，这也是我童年梦境里最辽阔的倒影。

在汶河岸边，我吮吸着带水腥气的空气长大。整整二十多个春秋，汶河的水声是我日夜不歇的摇篮曲，它的波光是我瞳孔最早映照的世界。后来，命运的小舟载着我顺流而下，漂向一百多里外的安丘县城谋生。有趣的是，县城依旧枕着那条日夜流淌的汶河。再往后，生活的洪流又将我冲向了更大的城市潍坊。我在潍河西岸安营扎寨，地理在此显露出奇妙的隐喻：滋养了我前半生的汶河，恰恰就在此地与潍河交汇，最终携手奔向渤海。那人海口，便是如今声名鹊起的“潍坊天眼”，像大地朝向苍穹开的巨大，凝望着河流带去的泥沙与故事。

如今，我的栖身之所，便在白浪河湿地公园的氤氲水汽旁。你或许会问，白浪河与老家的汶河有何瓜葛？有，绝对有。近年来一条几十公里的水渠和隧道，直接连通了安丘汶河上的牟山水库与白浪河水库。兜兜转转，我依然依偎在汶河温润的怀抱里。

时光荏苒，孩子们如同羽翼丰满的鸟儿飞向了更广阔的天地；一个落在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北京，另一个栖息在运河终点杭州诗意图盎然的西溪湿地。一条古老运河，坚韧如丝线，一头系北国雄浑，一头牵江南婉约，我的血脉就在这丝线的两端跳动。这奇妙的对应，常让我在静夜沉思：河流的密码，是否早已悄然刻进家族的基因？追溯记忆的源头，已记不清具体哪年夏天，懵懂无知的我，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扑进了汶河的怀抱学会游泳，仿佛生来就属于那片清凉。

每年清明刚过，料峭春寒尚未完全退去，河边的垂柳才怯生生地吐出鹅黄嫩芽，沙滩还带着冬末的微凉，我们一群野孩子便迫不及待地甩掉笨重的棉衣，赤条条地冲向河水。初春的河水，是刺骨的针，猛地扎进皮肤，激起一身鸡皮疙瘩和倒抽冷气的声音——但旋即，一种难以言喻的畅快席卷全身，淹没了那短暂的刺痛。

一年四季，除了寒冬冰封水面，其余的日子，汶河便是我们的王国。在浅滩里笨拙地狗刨，扎猛子捞指头长的小鱼，翻开河底光滑的鹅卵石捕捉惊慌的河蟹。更多时候，是在岸边金黄细软的沙滩上赤脚追逐打滚，用沙子堆砌城堡和梦想。河水将我们濯濯，阳光为我们披上一层黢黑发亮的“铠甲”。沙滩上的笑声，水花里的尖叫、追逐时扬起的沙尘，混合着阳光、河水和青草的气息，构成了童年最纯粹、最浓烈的底色——一种近乎原始的快乐，带着野性的自由，沁入骨髓，成为日后行至何方，心头都无法抹去的一抹亮色。

童年时，我常常爬上村前的龟山向西极目远眺。视线尽头，便是连绵起伏、黛青如墨的沂山群峰。尤其清晰可见的，是“歪

过了源头，两人继续向山顶进发。然而原始森林如同巨大

的迷宫，遮天蔽日的枝叶混淆了方向。他们兜转半天筋疲力尽，竟又绕回法云寺门前。更惊异的是，寺门前光滑青石板上端坐着两位鹤发童颜、宽袍大袖的老者在对弈，神态安详超然，仙风道骨。两人忙上前施礼询问路径。老者专注棋局未抬头，随意指了个方向。两人恪守“观棋不语真君子”古训静立旁观。其中一人转头四顾，忽觉异常，周围树叶颜色仿佛由青翠染上淡淡秋黄，定睛看时又恢复青绿。疑是眼花，但黄绿交替景象再次出现。同伴抬头细看也察觉微妙变化，寒意爬上脊背。两人对视惊惧，慌忙对老者深深作揖，仓皇沿来路逃下山去。

好不容易回到山脚下投宿村庄附近，眼前景象却让他们如坠冰窟：村庄位置依稀，但记忆中的旅店消失无踪，代以陌生房舍与面孔。惊疑中走进另一家旅店打听。店主听完描述后极度震惊：“听村里老人讲，那是八十年前的事了。传说村里曾来过两个南方商人，寄存行李和鱼在店里结伴进山游玩，说好当天就回，结果一去不返。寄存的鱼放久臭得发酸了。村里人都说被狼虎豹拖吃了……后来人们就叫这村‘酱鱼村’，慢慢演变成为‘蒋峪’。”

两人瞬间明白：“仙界一天，人间百年！”在法云寺前观棋片刻，山外已是沧海桑田。巨大的悲凉和茫然淹没了他们——即便回到千里之外的南方老家，恐怕也物是人非，子孙后代不识他们这两个“古人”了。天地之大，竟已无容身之所。当晚暂住店中，长夜漫漫思绪万千。翌日清晨，他们做出惊人决定：重回山中，长夜漫漫思虑万千。翌日清晨，他们做出惊人决定：重回山中，长夜漫漫思虑万千。

两人相视而笑心中澄澈：冥冥之中，这荒废古刹便是最后归宿。他们就地取水洗净尘埃，互相剃度换上寺中破旧僧袍。从此晨钟暮鼓青灯古佛，在隔绝的沂山深处伴着圣水泉淙淙声念经打坐，了却尘缘，参透“山中一日，世上百年”的玄机。

这个故事经由奶奶的口，深深烙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。它给巍峨神秘的沂山，增添了一层时光交错、仙凡莫辨的奇幻色彩。当我终于长大走进沂山，站在百丈崖下感受飞瀑震撼，在古木森森中寻找法云寺遗迹，抚摸东镇庙斑驳碑刻时，童年的传说与眼前现实交织，更添一种难言的沧桑与厚重。

如今坐在白浪河湿地公园长椅上，看夕阳将河水染成金红，听晚风拂过芦苇沙沙作响。我知道，我依然在沿着河流走。这河，既是眼前粼粼波光，也是记忆深处永不枯竭的泉源，更是血脉中无声流淌、连接故土与远方、过去与未来的隐秘通道。它承载着仙月湖的倒影，百丈崖的轰鸣，童年晒黑的脊背，以及那个关于时光错位的古老传说。

最终汇入的，不是渤海，而是生命深不可测的宁静与苍茫。沿着河流走，便是沿着记忆的河床溯源而上，在时光的波纹里，辨认自己最初的模样，也接受那永恒的流逝与回响。

■《鹿仁烟雨》(国画)
李延智

读书的力量

康洁

高中刚毕业那会儿，我在一家普通的企业单位工作，那是生命中一段灰暗落寞的时光。两点一线的生活让我感到索然无味，如同一艘搁浅的小船，挣扎于现实与理想之间，迷茫而又疲惫。困惑无聊中，我喜欢上了阅读和写作。

那是一个静谧的冬日午后，我独自在家。邻居姐姐送来好些二手书，我随手拿起一本封面有些泛黄的书翻看起来，书的名字只有两个字，《简·爱》。书中这位瘦小、平凡却倔强的女子，就这样闯入了我的生命，像一束光照进那个阴暗寒冷的冬天。

至今还记得那句著名的宣言：“你以为，因为我贫穷、卑微、不美丽、矮小，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？你想错了！”它像一记重锤敲打在心上，令当时的我血脉偾张，颤抖不已。工作的失意、情感的无助、青春的迷茫……积压在心底令人窒息的感受，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，引发我强烈的共鸣与认同感。仅用一个通宵的时间，我就读完了这本书。

合上书本，仿佛佛就站在我面前。书中她对独立与尊严的理解，对平等与自由的渴望，以及与罗切斯特真挚感人的爱情，深深触动感染了我。也就在那一刻，躁动不安的灵魂仿佛有了安放之地，我与世界瞬间达成了和解。我知道，简已不再是文学书里的一个角色，而成为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。

渐渐地，从书中我找到了一个平静宽广的世界。在那里，我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，知道了新鲜有趣的事……萨特说“我的生活是从书开始的”。人与世界相遇，读书是一个重要路径。读书带给我最大的好处是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，让我养成了一种思考的习惯和能力。读书就是让不能够、不容易看见的“被看见”。伟大的作家就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，让你看见那些原本看不见的东西，让我们看到人类生存的真相和一些共通的东西。

阿富汗作家卡勒德·胡赛尼写的《追风筝的人》这本书，也是我比较喜欢的。起初，对于阿富汗这个陌生的国度，我一无所知。但当我读完后，被这本展现战争、背叛与赎罪的书深深吸引。尤其是书的后半段描写关于主人公阿米尔心灵救赎的部分。他费尽周折找到了哈桑的儿子索拉博，追到了心中飘移已久的风筝，重新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，生活的大门终于又向他敞开。尽管故事的结尾阿米尔为完成自我救赎付出了昂贵的代价，但他却从此成了我心中永远的天使。

读书的时间长了，便有了想写点什么的冲动。这些年，我写了一些散文随笔，陆续在报刊上发表。因为工作关系，也结识了不少青岛知名作家和文化学者。她们对文学的执着坚守及对青岛本土文化的挚爱情怀，令我心怀敬意和感动。我想，读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阅人、识己、知天下，更在于彼此的照亮与托举。通过读书这件事，让你换一个角度，换一个身份、换一种眼光来看待世界；以书为媒，结交到更多志同道合、情趣相投的朋友，去真正思考世界的意義和人生的方向，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善意。

诚然，生活在这样大千世界中，每个人都会遭遇苦难和不幸。而当面临生活的巨大挫折与意外打击，除去考验身体的坚强意志外，还必须要有坚韧的精神内核做支撑，才能顺利度过难关，我想这就需要读书的力量。它会让我们保持人性、保持乐观、保持悲悯情怀；让我们清醒客观、冷静地面对外部纷扰，当我们不为生活中具体的事情而痛苦的时候，还能为生命而痛苦吗？

当数字浪潮裹挟生活，我们需要静下心来，捧起书本来读书。

心香一瓣

一只青苹果

于洪海

地瓜切成小方块，加水煮熟，叫做地瓜菜。两种成分组成，根本没有菜。我吃了两碗还是饿，尽管肚子圆圆地鼓起来，两只手捧着肚皮晃了晃，漉漉水声，听得真切。抬头看天，太阳刚到山顶，距离晌午还很遥远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，分辨得出那个人在奔跑，隔得近了才发现那是我的表哥。他把手藏在身后，让我猜他的手里有什么。铅笔橡皮小人书，我猜了好多都不对，他让我闭上眼睛再睁开，眼前一只油绿的苹果在他的手里，一阵狂喜涌上心头，我感到眼睛放出神秘的光彩，整个院子充满光辉。

“可能有农药，洗干净吃了吧，给你的！”表哥把苹果塞到我手里，水缸里没有水，不能清洗，我拿着苹果飞快地在袖子上蹭了两下，咔嚓一口咬下去，浓郁的果汁渗出来，真甜啊，我的天啊，世上竟然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！没舍得马上咽下去，我在享受那种愉悦的感觉。突然我的腿被晃动，我低头看，那是我的弟弟，他用短短的嫩乎乎的手指，指着我手里的大半个苹果。我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慢慢地把苹果递给弟弟。

弟弟比我小五岁，牙齿还没长全，那时他才三四岁。他把苹果递给我，示意我喂给他吃。我小口咬下一块块苹果，自己把难以嚼碎的果皮吃下去，留着果瓢给弟弟吃。

表哥一直没有离开，他注视着我们吃完最后一口。他紧闭着嘴巴，一直没有说话，我清晰地看见他的咽喉上下移动了几下。表哥经常给我好吃的好玩的，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一棵大树，一座山岗，高大伟岸。

下午，我肚子痛起来，一开始隐隐作痛，后来是剧烈疼痛。我的腰弯下来，用枕头顶着肚子，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哼，我没有把病情告诉父亲。父亲是个医生，在我们当地很有名气，那时觉得父亲也很平庸，药汤很苦，打针很痛，针灸很酸麻，什么

都不喜欢。

夜晚很漫长，屋里又冷又黑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，让我忘记了身体的存在，一下子就能跳到房顶上去，也能去很远的地方，玩腻了，就回忆过去的事情，从很小到今天，什么人说过什么话，什么面孔什么打扮，十分清晰，就像正在发生的过程。

后来觉得心力憔悴，什么都不愿意想，脑子思维就停止。时间没有了，空间没有了，只看到一种透明的雾气，像黎明的晨曦，冉冉升起。如此宁静，如此舒心，我沉浸其中。

梦醒了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太阳刚刚升起不久，阳光从窗子射进屋里，桌子上几只白瓷空碗，发散着阳光的光辉。突然腹部一阵绞痛伴随着下坠感，我赶紧跑到厕所，大便夺门而出，疼痛也即减轻。我回身望去，一堆未消化的苹果皮里面盘踞着几只长长的蛔虫。

我对父亲说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苹果皮可以充当杀虫药。父亲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我就把表哥送苹果的事完整叙述，父亲听了，脸色一阵青一阵黄，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半天说不出话来……

从那以后，水缸里的水总是满的。父亲上坡前看一眼，收工后看一眼，时不时间一句：水缸里还有水么？并且经常叮嘱我，生吃瓜果要清洗，要洗干净！

四十多年后回到故乡小院，老屋早已废弃，院中水缸犹在，内里尘土败叶，外面苔藓斑驳，被遗落在院墙之下。此时父亲逝去多年，表哥已是年逾花甲，尽管身形瘦小，在我心里依然高大伟岸，他的眼神没有因为岁月侵蚀而浑浊，而是依然清澈蔚蓝，在看见我身影的刹那间，一种关爱延展开来，犹如无边深邃的天空！在他的面前，我永远是弟弟。